冊府元龜

卷之三百八
至十

1 3
849
102

849
102

宋楊氏圖書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總序

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爾綸機務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

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爲憲民瞻之所
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
十六相又逸書所記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
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
以伊尹仲虺爲之有阿衡佐相之號洎武丁之得傅
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成王作周官著之典訓立太
師太傅太保以爲三公又立三孤之位皆所以論道
經邦寅亮天地共司宰弼之事春秋之世寰內諸侯
入爲卿士皆掌國政秦氏之霸始置左右丞相御史
大夫副之後復有丞相相國中丞相之名漢室之典
置一丞相亦有左右丞相之名而御史大夫實亞其
任兼置太尉仍用秦制後以蕭何爲相國孝惠高后
復置左右丞相亦置太傅之官未幾而罷太尉之職
蓋不嘗置一丞相武帝兼置太尉數年而廢元狩中
置大司馬以代太尉之職征和二年置左丞相分長
史以備兩府成帝綏和元年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
并大司馬丞相爲三公哀帝復以大司空爲御史大
夫復置太傅在三公之上俄改丞相爲太司徒御史
大夫復爲大司空并大司馬以備三公之位平帝增
置太師王莽居攝又置四輔之官世祖中興但存三

公之號有太傅而不嘗置建武末改大司馬爲太尉二府並去太字是爲宰相總治衆務中平之後事歸臺閣選舉誅賞一繇尚書機衡所總不在公府蓋有其名而無其實矣建安之世始罷三公官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之號黃初受禪改爲司徒而中書監令專掌機密雖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不預朝政厥後定制大丞相第一品又置相國以司馬二王相繼爲之末年增置太保吳蜀則國皆有丞相而吳氏復有左右之名二邦政事率以尚書總統而吳有大司馬左右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及帝太

傅蜀亦有司徒大司馬之號其平尚書事錄尚書領中外諸軍事總統國事皆爲宰相之任晉武之初有太宰太傅太保是爲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復有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而無丞相之名惠帝復置丞相俄頃而罷後置司徒元帝渡江罷司徒爲丞相以王導居之導卒又罷丞相爲司徒府三公之職雖無所改而司徒丞相兩不並置中書之署實總機要是爲宰相以眺大政宋孝武復置丞相而司徒之府如故又有相國之官齊氏以丞相相國著爲贈典梁罷相國置丞相兼置司徒又有太保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是爲諸公陳以相國列於丞相之上并太宰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凡六號亦有贈秩然而相國是爲尊崇之位非尋常之秩丞相之任亦廢置靡定魏晉以來多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毗贊朝政録尚書事居門下領中書或總朝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皆爲宰相唯侍中機密所出不必他名嘗爲宰輔之職元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大司馬大將軍爲二大又有三公之名然尤重門下之官多以侍中輔政樞宰之任歸於省閣北齊初置丞相復分左右而居侍中之職皆兼國政宇文建國遠遵周治改三師爲三公號三孤以爲之二分司徒司馬司空以備六官之職而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復置四輔之官又置左右丞相既而罷爲大丞相隋置三師三公參議國之大事朝之衆務總於臺閣內史令納言是爲宰輔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爲輔弼其後納言爲侍內唐室受命悉仍隋制武德初改內史令爲中書令侍內爲侍中并左右僕射是爲四輔至貞觀末除僕射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方爲宰相而中書令侍中之名自龍朔至大寶凡經四易中書令爲右相爲內史爲

紫微令復爲右相侍中爲左相爲納言爲黃門監復爲左相凡四易名而侍中復舊　而嘗爲宰相其單任僕射不復預於機政先天以前宰相多至十餘人開元之後嘗二人至三人天寶之末勳賢並建備位者衆然秉鈞當國亦不過一二人繇武德貞觀以來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掌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者皆爲宰相廟初宰相嘗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以中書就政事遂移在中書省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政事印爲中書門下之印　其後唯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是爲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後唐及周亦有同中書門下三品蓋辟當時臣父之名非舊制也　今之論次繇二帝三代以託於顯德凡居輔弼之任美惡之迹悉區別而類例之唐氏中葉有樞密之任宣傳制命掌以內侍宋遂而降大建官署崇署使號並分吏局兵戎之政邦國之務多所參掌均於宰府迹其行事咸用編述凡宰輔部四十二門

佐命

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夫天造草昧眞人撫運允資英傑戡濟時難故有感會風雲奮起草莽朝捨屠釣之業夕爲廊廟之器倚任如手足相諧如律呂服勞保乂曠日荷

久厥有成績紀于太嘗降及秦漢世資戰力以强國之術干好謀之主運籌帷幄指蹤將佐轉禍爲福易危從安罄竭力貞輔成景業者何可勝道哉乃至運屬陽九雄視一方亦必有縱横之才倜儻之士咸能矢陳遠馭贊集洪勳者矣

商伊尹初欲干湯而無繇乃爲莘氏媵臣湯妃有莘氏女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尊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出劉向別錄湯舉任以國政孟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駟馬被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遂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勝夏於是諸侯畢服湯尹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周呂尚東海人謂東夷之士本姓姜氏後從其封姓夏商之時申呂也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宜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傳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領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仆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以後事皆將帥佐命門）

周公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嘗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以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終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終

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於君於國以成周公以感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誠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召穆公虎康公之後也厲王時王無道出奔彘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與周公二相臣欽若等曰周公即旦之後世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秦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晉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縣竈上騷除騷音掃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不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秦王用其計謀官更進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更羣縣城銷其兵亦示不復用

漢蕭何沛人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蘧高祖至爲亭長亦嘗佗之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謂爲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財物之府分之（走謂趣向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既爲漢王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語古語也天漢河漢）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以爲大將軍漢王還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三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王可許以從事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王來以聞高祖出還乃以所爲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嘗與關中卒輒補缺王以此倚屬任何關中事是年四月漢王與項籍戰敗睢水五月屯滎陽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傅者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戰數使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漢五年既殺項籍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高祖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鄭侯鄭屬南陽食邑八千戶九年拜丞相爲相國

曹參沛人秦時爲獄掾與蕭何俱爲豪吏高祖爲沛公參以中涓從涓案也言其在中主知案清洒近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公者時人尊稱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臣欽若等曰此已下有官號無姓名及有名無姓皆史氏闕文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善置名今之驛也狐父祁二縣名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

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伍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繇軍破之殺李繇虜秦侯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封參爲執帛（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爲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社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爵）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尸鄉之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武都二縣）雍縣（二縣名在扶風）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壞鄉（壞地名）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四日（景陵縣名）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

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叅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漢將燕東郡之縣）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葉南陽縣）還攻武彊（武彊城在陽城）因至滎陽叅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漢王敗還至滎陽（敗謂彭城戰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略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鄲東（鄲大原縣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嘗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鄲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潔陰平原高唐（五縣名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一作高密）大破之斬龍且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謂爲相居守者）及故軍田

既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

後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私語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念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嘗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朗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

之別攻拔樂陽縣名屬營山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
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
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
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得厚薄不
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
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
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
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光武方事山東故授
禹以西討之署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
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三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進圍
安邑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太陽
縣屬河東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入破王康成丹
劉均等軍收得節六印緩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
河東會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
封鄴侯食邑萬戶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王莽時爲五威將軍從事出
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
縣北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其父守說讖云劉氏復興

李氏爲輔秘嘗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語課殿最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應莽聞之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天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光武即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六年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自爲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之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漢末舉孝廉累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

兵相與爭太祖爲漢相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較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嘗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繇遣馬騰子超將精兵逆之援濟汾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軍于會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雒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踐祚拜太尉

荀攸字公達漢尚書令彧之從子漢末爲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棄官歸後爲蜀郡太守以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遣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嘗人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持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

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悉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索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競奔之車爭乃縱步騎擊太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隋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遠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若何疑乃受之七

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太祖乃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攜惡其勢不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轉爲宋軍師魏國建爲尚書令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甯武子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藏人漢末爲光祿大夫獻帝東遷詡上還印綬張繡在南陽詡陰結之勸繡率衆歸太祖太祖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獲方書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

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用詡謀卒破遂超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進爵壽鄉侯增邑并前八百戶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待以上賓之禮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郎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拜歆爲司徒明帝時拜太尉

蜀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漢朝以朱皓代之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亮每自

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會先主屯新野徐庶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豫是先主詣亮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

曰善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能軍事亮乃見先主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先主亦不問其所欲言先主性好結毦適有人以髦牛尾獻者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先主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先主曰不及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及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將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與鎮南令

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先主從其計故衆遂彊繇此知亮有美畧乃以上客禮之遂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諸君勿復言俄而劉表卒曹公來征先主在樊城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先主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賢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斯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以拒曹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

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後主禪建興元年封亮爲武鄉侯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謂亮曰政繇葛氏乎則寡人亮亦以禪未聞於政遂總内外

吳孫邵字長緒北海人初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廟廊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

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盧江太守遷車騎長史武昌

初爲丞相封陽羨侯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弱冠爲合肥長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大帝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數年入爲左司馬大帝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嘗領尚書令封遂鄉侯又改大嘗進封醴陵侯黄武四年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大帝爲討虜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遷定威校尉大帝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

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大帝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遜破散之幷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以禦蜀將關羽又領宜都太守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等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黃武元年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破其四十餘營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蜀後主禪既襲位諸葛亮秉政與大帝連和大帝每與禪亮書嘗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封印行之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

步隲字子山臨淮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種瓜自給大帝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歲餘以疾免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爲大帝徐州治中從事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隲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

兄弟相率供命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樊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縣是拜平武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蜀先主東下武陵蠻夷蠢動隲上益陽蜀兵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黃龍元年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境二境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大帝雖不能虛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二

佐命

晉何曾字頴考陳國陽夏人初仕魏累遷侍中司隸校尉時曹爽專權曾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咸熙初拜司徒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時入見二人揖而曾獨致

拜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戶累遷司徒

太傅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初仕魏爲黃門郎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嘗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預參謀略誕平進尚書遷尚書僕射封秀濟川侯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繇是世子乃定武帝即王位拜尚書令開府及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泰始四年拜爲司空

陳騫臨淮東陽人起家尚書郎歷中山安平太守徵爲相國司馬長史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詩春平拜都督淮北諸軍事轉都督豫州又轉都督江南徙荊州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憶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累進太尉大司馬

晉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初爲魏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雖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甫在揚州成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畧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雒陽使充統後事累遷廷尉中護軍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初文帝以景帝恢賢王業欲傳位與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嘗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泰

始中拜司空太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初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徙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琊太守文帝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魏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嘗王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文帝厭世賈充尚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

人帝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封樂陵郡公泰始五年拜爲司徒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鎮軍司馬裁之子司空劉寔引爲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襖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從兄大將軍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

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拯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繇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雒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平每勸帝尅己勵節卹主寧邦於是允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永嘉末遷丹陽太守累加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累遷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録尚書事及帝登尊號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

宋徐羨之爲桓循撫軍中兵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拔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

司馬與謝鯤共事鯤甚知之累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將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穆之卒羨之代爲丹陽尹總知留任高祖踐祚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公遷尚書又拜司空録尚書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仕晉歷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高祖時爲太尉欲以爲東陽郡亮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禄私計爲幸但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禄耳若能如此甚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以亮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從征關雒還至彭城宋國建除侍中須世子中庶子從中書令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凶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光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

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及受禪以佐命功封建城公添食邑三千戶少帝即位進位中書監尚書令南齊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初尚宋明帝陽羨公主累遷黃門吏部郎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惟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頃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時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荅太祖歎曰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太祖厭世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初儉素知太祖雄異後請問言於太祖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祐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人豈可得保太祖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各位固是經營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衛命太祖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太祖自造褚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太祖還告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聞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太祖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長

史專見任用

梁王茂字林遠太原祁人齊末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桓帝高祖以爲不然既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伶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潁川郢魯既平臣欽若等曰郢魯郢城魯山也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天監十一年位

開司空

王僧辯字君才右護衛將軍神念之子天監中隨父東奔元帝爲湘東王時僧辯爲王國左嘗侍帝尹丹陽府行參軍帝出守會稽及爲荆州皆以爲中兵參軍帝爲護軍及江州又以僧辯爲司馬帝再爲荆州又以爲府諮議參軍事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屬侯景反帝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屯滕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

就于帝帝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代鮑泉討平湘
土時侯景浮江西寇僧辯爲大都督據巴陵城拒之
景既遁帝命僧辯率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
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
軍大破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
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
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
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
戰不尅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
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出乞輸郢城身還
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艘數百以老其意子仙謂
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
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暗江四
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
子仙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
尚據盆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
公棄城奔走加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僧辯於是發
自江州直指建業既尅定京都帝即位以僧辯爲司
徒加鎮衛將軍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
並如故

後梁蔡大寶自宣帝爲岳陽郡王以大寶爲諮議參軍梁元帝與湘東王譽結隙大寶使江陵還白帝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不授臺城帝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文選事俄選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帝於江陵稱帝以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帝之章表書記敎令詔册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帝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諸葛焉

後魏長孫嵩代人年四十代叔仁爲南部大人後歸于道武累著軍功歷侍中司徒明元即位與奚斤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累遷太尉

奚斤道武皇始初從征中原爲征東長史遷晉兵將軍明元即位以斤爲鄭兵將軍累遷左丞相與司徒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

丘堆爲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

爲右弼

賀拔允爲侍中值孝文帝將出山東允素知帝非常人早自結託以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

北齊杜弼爲中書令弼志在毗贊知無不爲文宣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

後周于謹初仕魏爲大司寇太祖時爲丞相既薨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扶救投袂荷戈遂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降禍奄棄庶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自是衆議始定孝閔踐祚進爵燕公邑萬戶遷太傅太宗伯

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

宇文護字薩寶太祖兄顥之少子太祖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後太祖至平涼以軍出鎮江東與于謹征江陵爲前鋒拔城鎮擒侯騎斷江津收舟艦待大軍之至圍而尅之時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詔護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謂曰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從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厭世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

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既葬太祖護以天命有歸遣公卿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閔帝踐祚拜大司馬遷大冢宰

李弼字景加遼東襄平人後魏末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又從平弘農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以功拜特進又從東討雒陽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東至穀城弼斬之虜其衆累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太祖西討留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及晉公護攝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閔帝踐祚除太師封趙國公邑萬戶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魏末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時臨夏州貴議迎太祖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既平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又從戰河橋援玉壁戰邙山累遷侍中開府柱國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太傅大冢宰封楚公邑萬戶

獨孤信雲中人魏末爲荆州刺史防城縣都督賀拔勝出鎮荆州表信爲武衛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雒請事後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率衆入雒陽潁襄廣陳留之地並相繼款附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流民願附者數萬家累遷大司馬柱國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太保大宗伯封衛國公邑萬戶

隋高熲初仕後周爲開府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時爲丞相素知熲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國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隸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疏高祖爾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高祖令韋孝寬

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又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頻遂請行因平尉迥進位柱國遷相府司馬寄任益隆及高祖爲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

唐裴寂字玄眞隋末爲晉陽宮副監遇高祖留守太原深自結納高祖與之有舊特加親禮每留連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遣隋宮人私侍高祖于時太宗將舉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欲因寂開說其路無由太祖出私錢數百貫陰結龍山令高斌兼使與寂博戲經數日漸以輸之得錢既多乃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懽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他日高祖又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三郎云昨日方便已啓大人道今天下大亂城門外即是賊若守節旦夕死亡若起義兵必得天下衆情以叶公意何如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事已定矣祇得從之即召太宗謂寂曰我兒子中唯得此力今起大計復繇此兒若得事成即皇太子也寂對曰然是後始預計義兵起寂上宮女百人米九百萬斛雜綵九萬段甲三十萬領以供軍用因拜爲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從破宋老生授光祿大夫下臨汾封聞喜縣公邑

千戶義兵至河東隋將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爭來款附高祖將先定京師恐通爲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關不先平者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强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遂命太宗入關以寂爲江東安撫大使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布帛四萬段進爵魏國公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亡亦各有子殊未聞湯武臣而輔之可爲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大嘗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計

劉文靜隋末爲晉陽令時裴寂爲晉陽宮監數與之遊時天下已亂文靜與寂同宿見城上烽火寂仰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

曰數運若此時事可知二人相得何患於單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陰有異志以文靜可與語遂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嘗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雄邑王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

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指王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肅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靖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關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爲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

佐命

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俾將敗衂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爲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强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禪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尅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爲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繇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受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

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與世監而以宮人待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子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爲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僞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爲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

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中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佯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通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可汗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兵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以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疋

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勒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已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

杜如晦字克明御史大夫淹之兄子初仕隋滄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棄官歸于鄉里及義兵定關中太宗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長史時府中多英俊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參軍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達識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因奏爲王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剖斷如流爲談者所服以功累加上柱國封建平縣男邑三百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畫像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爲冠首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位有烈光懷中履義身立名揚其見欽重如此特隱太子與元吉謀危太宗乃深忌之相與謀曰秦王府中所憚者唯杜如晦房玄齡耳因誣以罪譖之於高祖遂是逐之並令還宅及隱太子將爲變太宗密知之遣長孫無忌召如晦等着道士之服潛來入府共爲籌略社稷以寧擢爲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太宗即位以本官簡較侍中聽吏部尚書仍督兵衛皇太子尋爲左僕射仍掌選事

房玄齡字喬年清河人隋末爲隰城縣尉漢王諒爲逆從坐除名會義旗入關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玄齡因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爲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已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異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武德末隱太子猜間太宗謂玄齡曰時危之兆其迹已見計將安出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非藉人謀因與僚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以前後軍功累加上柱國封臨淄縣侯補行臺屯田郎中尋轉考功又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以玄齡既被太宗親禮爲之謀事甚怨之乃譖之於高祖繇是與杜如晦並被驅斥息隱海陵將有變也前一日長孫無忌以教告令玄齡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與之計事及事平太宗入春宮以玄齡爲右庶子既踐祚除中書令封邢國公貞觀三年爲尚書左僕射累改爲魏國房國公拜司空太傅

梁敬翔好讀兵書善禮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舉進士未第遇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始鎮汴有

觀察支使王發貧才術獨當委用發與翔鄉里親也相遇甚喜乃協力佐太祖商榷利病頗稱太祖意繇是自進士奏爲光祿寺主簿署館驛巡官居中以司記奏之職太祖連破巢蔡實預勳府尋奏授太子中允賜朱紱討曹濮伐兗鄆凡用師未嘗不密侍左右太祖之攻蔡也有弩矢犯左腋血染中單自翔外軍中無知者其待遇如此及太祖受唐禪改樞密院爲崇政院遂用翔知院事實掌大政翔初歸太祖見語及時務遂異禮焉因委奏記巨細預之凡發一言創一事嘗與太祖意同繇是三十年翼戴四方之人敬有識而者昏旦不離於左右恪勤公直以裨大事四征戰舉動必隨時或軍書叢委翔則據鞍旗麾之下運毫酒落有如風雨知文者雖阮瑀陳琳不能過也至於滅巢夜襲故兗鄆徐宿北至河翔南服嶺嶠訓强兵數十萬動王奉上安黎庶廣賦稅納賢雋自微至著內外機宜遠于化家爲國皆翔之籌略也其於險阻艱難備風沐雨未嘗頃刻不與上同自受唐禪讓改爲梁翔總領機務締構開創之業冠於本朝

後梁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父弘政太祖杖鉞鴈門也崇韜爲李克脩之綱紀從定京師平巢賊克脩卒昭義崇韜累典軍中物務頗稱廉幹克修卒歸隸太原以爲典謁嘗奉使鳳翔稱旨遷左教練酒官使帝平定魏傳召充副中門使與孟知祥俱參機要崇韜懷抱豁如果于臨事承授決斷畧無疑滯以此恩顧日隆先是吳珙張虔厚相繼爲中門使功多赤

族故知祥堅請外任瓊花長華主泣請知祥於皇太
后帝重違之以知祥爲河東軍城都虞候自是崇韜
專典要密軍籌計畫多所參決艱難戰伐靡所不從
後從帝親征王德明於鎮州時德明誘契丹之衆至
新樂虜騎已渡汾河我軍大恐或有斂輜車而去者
李存渥斬之不能止諸將咸云賊城兵數不少今濟
之以鮮卑王師不敵如被中外夾功吾族盡矣不如
退師還鄴候其罷退再議起居帝猶豫未能決崇韜
曰臣聞阿保機爲王郁所誘俛俛而來本利貨財非
敦隣好一逢挫敗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
藩乘此驅攘無往不捷況事之濟否亦有天命或狡
雖衆其如我何帝然其策因喻諸將破賊於新城阿
保機遁走

安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
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
至泊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
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晉天福二年六月宰臣李崧讓樞密使崧始自范延
光領嘗山爲管記及明宗長興末爲六軍副使以皇
子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出外會北虜屢寇雲中議選

良帥以鎮北門帝問延光趙延壽等不敢遽對奏云侯臣至本院商量欲定襄州連帥康義誠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累白上欲令出鎮嘗謂僕曰兄有得氣力者欲不遣在左右是何意也繇是不敢復奏時帝又遣中使促之乃定帝頗太原明日帝又使心腹導意至崧云累浮圖須與合却夫表感之深也乃義旗入雒崧爲爲主端明殿學士出逃郊外俄召居舊秩無幾命爲相兼樞密使蓋繇此階緣故也崧時以宰相趙瑩使虜將還朝廷之元臣也故有表讓其機務以固帝心皆小數也

系紐翰自後唐末帝清泰三年爲太原掌書記時祖將起義頗慮孤壘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塊地在手壯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首免之理但極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自是民請攜藩軍者多矣然關防重疊去者多獲朝廷又以虜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單詞容易應副高祖使有達虜廷者報曰仲秋吾傾寨奉援且牢守備朝廷知之攻城頗急城中乞食慮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懇告藩首時八月末也藩首曰北侯凍涼別無顧慮爾名曰福戰捷之繇數日

出軍與何福俱來壬寅契丹至及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

趙瑩華陰人後唐莊宗時爲陝州從事明宗即位以高祖爲陝府長史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受契丹冊既即位授瑩翰林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

漢蘇逢吉自高祖鎮太原爲判官天福十二年秦州節度使叛入蜀高祖聞之歎曰中原無主使藩侯一至於此吾處方召之任得無愧於心乎逢吉等曰大王出鎮邊裔兵權久不在已外不能撫四夷內不能安牧伯朝廷致敗乃自失之夫不有廢也於何以興皆天運使然非大王之過大王富有全晉之地帶甲十萬一呼一吸海內孰不響應足以雪家國之恥足以圖帝王之業幸不以小善小節爲拘累耳帝曰諸公何畧之甚吾以少主孤虜心焉如灼謀之與力已不逆於重耳皇緒若在將欲保寶融事業足矣安有他望耶高祖引咎養正率皆如此高祖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

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惟案盈几有司不敢輒通逢吉置于懷袖俟其色悅則詔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於大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楊邠魏州冠氏人高祖為鄴都留守用為左都押衙及高祖鎮太原方開霸府以羅英乂邠遂棄職挈族歸之帝察其誠賞其來喜而納焉置之近列俄置牙門都較軍國庶務靡不委之邠性亮直廉約涖事平允帝甚寵之及虜陷汴水晉少帝北徙郡議推追帝建尊號帝固拒之邠與周高祖繼入請曰戎人亂華勢不能久今天下無主是曆數歸太王也且億兆之口不謀同辭若巨止已斷無能抑也乘龍在天不可

下也繇是帝心遂定至帝建義南向巡幸晉絳晉陝虢內定歸畧皆訪於邠邠每有密啓帝皆可之因謂曰始見公心為治粟郡尉之才也今見公方畧真髮亂經始之良臣也帝既自雒入汴河朔漸寧賞邠之功故有是命漢國建遷檢較太保樞密使汴雒平正拜樞密使檢較太傅

蘇禹珪自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廉判開運末戎虜盜國高祖即位於晉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王章自高祖典侍衛親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

佐命

鄴下明年高祖晏駕隱帝即位加檢較太尉同平章事

周鄭仁誨晉陽人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爲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簡較吏部尚書太祖踐祚旌佐命功檢較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簡點恩州團練使尋爲樞密副使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檢較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璋較釋

宰輔部三

德行　問望　清儉　威重

德行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是知天工其代人望攸屬君之卿佐咸繇德舉若乃令範昭著篤行純淑中和之道彰乎所履敦懿之性發乎自然居上而匪驕東

彝而有度故能輔相光化鎮靖雅俗萬邦爲憲百官承式望實著於當世功名垂於永久斯賢者之盛躅也是故書有攸好之稱傳述務滋之美太上之所貴孔門之稱首者何莫繇斯者矣

唐堯時舜舉十六相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虞舜時皐陶爲士師邁種德德乃降衆民懷之邁行種爲降下歸懷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令於民民歸服之

天下大治

周仲山甫爲宣王卿士詩美之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言也大猶勤也勤威儀者脩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又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儀匹也人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之言曰德甚輕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漢蕭何爲丞相何始微時與曹參善及爲宰相有隙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曾參爲丞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張歐武帝時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郤郤之（退令更平幡）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面謂背之也言不忍視之）其愛人如此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光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嘗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年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徵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因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

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國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矣吉勑保養孔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故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者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亟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遭遇謂升大位）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

于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民夫上書自陳嘗者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趙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

翟方進爲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後漢宋弘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袁安爲司徒嚴重有威任隗爲司空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繫匈奴安與隗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書連上輙寢憲日益橫樹其親黨賓客於各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

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隗義行內脩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

尹勤爲司空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

魏華歆爲司徒時公卿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王朗爲司徒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嘗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蜀許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生清談不倦丞相諸葛皆爲之拜

晉王祥爲太保既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舊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遠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劉寔懷帝時爲太尉有清德當時雖禮教陵遲而寔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介意

魏舒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

有頃即眞舒有威重德望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來之有也

陸玩爲司空翼亮累世嘗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繇是縉紳之徒莫不膺其德宇

後魏穆觀明元時綰中書門下太武之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北齊段韶爲冢宰歷太宰左丞相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

斛律光爲宰輔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不預政事每會議嘗獨後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後周王盟初仕魏爲太傅姿度弘雅任而況愛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

王褒在梁爲城安郡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褒爲

左僕射裒既世會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
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裒愈自謙虛不以
位地矜物時論稱之
隋牛弘爲右光祿大夫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
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悋不及惟弘一人而已及卒
縉紳之士莫不傷痛賦詩追悼者數十人
唐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虔恭夙夜聞人
有善若已有之片言可録不隔卑賤
李靖爲右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惝恍然似不
能言

蕭瑀爲中書令孜孜自勉申其公正繩違舉過人皆
憚之毀誹紛紜終不自理
楊師道參預朝政太宗數問以朝臣才行師多所推
進縱有違忤已者亦終不毀之
岑文本爲尚書令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生
平故人雖貧賤必與之抗禮事母至孝撫弟侄甚篤
又口嘗不及家事或勸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
布衣耳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今無
汗馬之勞致位中書令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多
更言產業乎

劉仁軌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鑾臺三品仁軌能飲酒十餘不亂不自矜貴每遇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婁師德爲鳳閣侍郎平章事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常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容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陸象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蕭至忠等伏誅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多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衆然口未嘗言人無知者

杜黃裳爲相始以女嫁韋執誼深不爲執誼所悅及被譴黃裳卒保全之其死也請歸其喪

盧邁爲平章事友愛恭儉邁從父兄延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雒陽路鍾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至服之親或不過吊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

鄭餘慶爲相薦爲者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碪名彌竹不失儒者之道

趙退翁爲相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爲中貴讒譖及他過犯及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

宣長安縣令盧雲省爲裴延齡所搆陷將加斥黜退翁深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

賈耽爲司空知政事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嘗以簡身勵行以律人

韋貫之自布衣爲相居室無改易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未曾僞詞以悅人身沒之後家無羨財

李夷簡自布衣訖將相以直道著聞襟懷洞然不屑細故薦居亞相台輔皆以風望被選未嘗以辭氣苟

曉於人

梁張文蔚爲宰輔居家孝且弟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張全義末帝時累遷太尉中書令封齊王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志功名不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數者人以爲難

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貞寄黃金一鎰於其室家
并屬亂離女貞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
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覩其舊封尚在兩登廊
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嘗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爲名
教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
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
卧則藁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田里自耕
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夫也
道歷任四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
俗爲已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援請
侯私門之內無累苗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
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
心無適莫故雖朝伐遷置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
轉也議者以爲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
安之徒與

蘇禹珪初仕漢爲宰輔純厚長者遭遇漢祖與蘇逢
吉同登相位漢未逢吉夷滅禹珪晏然無咎時人以
爲積善之報也

問望

蓋后王之不能獨治故建之宰弼承以師長上以輔相天地下以親附百姓秉國之成在帝之右非夫忠肅顯允謨明亮采懋德以興化秉哲而宣美亦何以副斯民之爾瞻哉元愷而下宗工間出或以純誠篤固經邦而厚俗或以茂功駿發致治而垂裕或雅望塞於輿誦或寵遇冠之羣后繇是天下之人挹其高風詠其嘉德播之於雅什載之於史牘騰之爲茂實流之爲美談而無窮焉以至直諒之士推宗碩儁之類信服爲紳仰其風采萬乘形於歎息自非王佐之才器生民之間傑亦烏能致是哉

帝堯時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事具宰輔德行門

殷伊尹相湯號曰阿衡商頌云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周召康公奭爲太保當文王武王受命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

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爲卿士尹吉甫作崧高美宣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漢曹參爲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天下俱稱其美矣

郭丹爲司徒在朝兼直公正與侯霸桂林張湛郭伋

齊名相善

伏湛爲司徒時賊徐異卿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雒陽

後漢龐參爲太尉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

魏鍾繇爲太尉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

蜀諸葛亮爲丞相蜀人以亮蔣琬費禕董允爲四相號四英

吳諸葛恪輔幼主孫休爲太傅罷視聽息軷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白衣延頸忌見其狀

晉衛瓘爲司空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

王導爲太保蘇峻難作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

宋王弘爲太保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

存禮法

後魏長孫嵩爲司徒與山陰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車門外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和其奴獻文帝時爲司空侍中皇興三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北齊趙彥深爲司徒孝昭既執政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敢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

隋楊雄爲司空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

楊素爲四貴

高熲爲左僕射兼納言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引進貞良以天下爲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

唐房玄齡貞觀初與杜如晦爲左右僕射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議朝政遷吏部尚書君集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

高士廉爲侍中性明辨進止可觀凡有獻納縉紳之士莫不屬目

郝處俊高宗儀鳳四年爲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帝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裨益得大臣之體

李懷遠則天中宗時歷秋官尚書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趙郡公兩朝宰相年高行直名重當時

陸象先睿宗初爲中書侍郎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因讓象先主不許之日象先人望宜在樞近若不登用則湜亦請辭公主遽言於睿宗遂命象先同平章事

韓休開元二十四年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相甚允當時之望

韋見素爲左相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至馬嵬從駕諸軍既殺楊國忠時見素爲亂兵所傷衆傳聲曰勿傷韋相識者遽救之獲免

張鎬博州人天寶末自褐衣爲左拾遺肅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鎬自入仕凡三年

致位宰相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其瞻
雖考秩至淺推有舊德
李揆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
陳甚得稱辯肅宗賞歎之嘗謂曰鄉門地人物文章
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楊綰代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綰素以德行著稱
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
中丞崔寬劒南西川節度寧之弟家富於財墅在皇
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折中書
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咸撤五
參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馳驅百餘人亦
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
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蓋楊震丙吉山濤謝
安之儔也
楊炎德宗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有風儀善談論
又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請出內
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行兩稅法救時之弊頗
有嘉聲
鄭珣瑜順宗初爲吏部尚書平章事與諸相方會食
王叔文至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閣與

語同食諸相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等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平章事魏國公賈耽以病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李吉甫憲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言閭里疾苦及是爲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敘進群材甚有美稱

裴垍元和中同平章事議者謂垍作相材與時會知無不爲于時朝無幸人百度寖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公論甚惜之

權德輿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德輿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韞藉風流爲時稱嚮

李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藩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章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坐貶郴州司馬憲宗即位之月以尚書左丞平章事尋罷相爲太子賓客餘慶再爲宰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

稱伯中外薦更爵爲耆德朝廷得失言無低徊

崔群元和中爲平章事有冲識精裁爲時賢相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討淮蔡又密計平李師道成憲皇中興之基當時有奉使絶域夷狄之君咸問度之年齡詢度之儀質其威名遠著擬於汾陽後爲東都留守時有使臣自幽鎮來者奏軍中言度在相位兩河諸侯忠者懷德强者畏威度今在東人皆失望穆宗乃悉召赴闕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俛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居相位孜孜正道時論稱之及罷相後累有端揆喉舌之拜悉讓而退就散秩以孝養爲樂高名懿行天下推仰

曹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潔貞苦居子多之稱爲曹畢

後唐趙光逢兩登廊廟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

周馮道自後唐至是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已任事具宰輔德行門

鄭仁誨爲樞密使爲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繇於禮在帝左右弼諧將順甚得大臣之體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

清儉

書稱克儉傳美能貧先儒有云以約失之者鮮矣其有位居宰弼總司邦正祿廩豐膳賜予優渥而能屏奢泰之志絶宴安之念居處僻陋服御純素嗇於奉已厚於待士施周於親黨清遺於子孫辭賂而畏知薄葬以全節斯皆守正秉彝經德蹈道躬大雅之明哲得天命之中庸故能居簡以爲嘗克終而有裕偃息巖廟輔相天地形四方之風爲萬邦之憲者也

漢蕭何爲相國置田宅必居窮僻處（僻隱也）爲家不治垣屋（垣墻也）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自食一肉脫粟飯（脫粟而已不精潔也）故人賓客邸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朱博爲大司空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極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後漢張奮爲司空在位清白無它異績

蔡茂爲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

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

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郭丹爲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明帝因朝會問群臣
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政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
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寵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
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
嗣
劉寵爲太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
入居九列四登三司家不藏賄無重寶器菲飲食薄
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
京師嘗下道脫驂過從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
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
廉儉皆此類也
虞延爲司徒坐楚王英事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
清貧子孫不免寒餒
周章爲司空密謀立平原王事覺自殺家無餘財諸
子易食而出并日而食
鄧彪爲太尉在位清白爲百僚式
李咸爲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嘗食脫粟飯醬菜
而已以老乞骸骨許之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使子

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陋
庇蔭草廬
橋玄爲太尉以久病策罷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
當世以此稱爲名臣
魏華歆爲司徒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
擔石之儲
蜀諸葛亮爲丞相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
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
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

其所言
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
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吳呂岱爲大司馬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晉張華爲司空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
文史溢于几篋
王導爲司徒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咸帝知
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
宋袁粲爲司徒宅宇平素器物取給粲素寡往來門
無雜客

南齊褚淵初仕宋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同輔幼主淵同心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

武帝時歷司空録尚書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

王儉爲侍中尚書令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年三十八夢家無遺財

後魏長孫道生太武時爲司空侍中性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唐溫彥博太宗時爲尚書左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爲之堂焉

魏徵貞觀中累居相位及病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財爲徵營構五日而成又遣中使齎布被素褥而賜之遂其所尚也

李義琰高宗時同中書門下三品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之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兼遂物

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

李懷遠中宗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園宅無所改作嘗乘欵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李元紘同平章事封清水男元紘性清儉稍抑奔競之路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

杜暹同平章事以公清勤儉爲己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內出絹三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拒而不受

蕭褱中宗睿宗朝歷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之

盧懷慎開元初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祿奉皆隨時分散及卒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黃門監宋璟紫微令蘇頲等奏曰

太學助教張知謙與臣等言論故黃門監盧懷慎清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遺嗣貧窶衣食不給伏以懷慎歷官中外數十餘年晚在黃門足爲貴秩清約守道朝廷共推親弟懷莊雖居朝列然其簡身素謹亦有兄風妻子居貧無可以給聖朝褒賢勸善激濁揚清貪婪者靡不棄捐介潔者宜應念録況富本榮業所貴能散天地至仁所貴能養行賞必於合義賜與豈以妄加知懷慎者既會任宰臣特承皇眷施舍可愛沮勸斯在臣等暗識不早陳聞知謙上言理足甄用望出制論懷慎平生苦更賜其家物一百段粟二百石以示不遺從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居身清廉不營資產

楊綰大曆中平章事儉薄自守未嘗留意家產日不問生事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

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爲家人資產未常介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弊帷

李勉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

趙退翁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性清儉雖爲宰
相宅宇居止之處類貧士大夫也所得祿俸先置私
廟而竟不立第宅產業
柳渾性節儉不理產業官至宰相假宅而居
李吉甫爲相雖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
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
程异爲宰相性廉約身沒官第家無羨財
鄭餘慶四朝居相將之位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
多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
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
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求有獲錢數百萬者餘
慶每受方任天子必戒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
求取
宋申錫爲相爲中尉王守澄所搆再貶開州司馬申
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取
勢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
申錫至此約身勤絜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
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願所還
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
鄭覃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

皆仰其素風焉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四年二月愚病明宗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嘻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尺錢百千幃帳什物一十三事

周馮道爲太師中書令顯德元年薨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性廉儉不爲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援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風

威重

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況應槐鼎之象處巖廟之尊萬民具瞻四國爲憲固宜資性端重容貌祗肅展有嘗度居無惰容憚服遠夷得眞相之體表率群后有大臣之風所以享高明之寵總裁成之業致遠任重而克濟焉

漢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嘗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識記也）其資姓端正如此

車千秋爲丞相謹厚有重德

魏相爲丞相爲人嚴毅

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位至丞相

韋賢爲丞相守正持重

王商爲丞相成帝甚重任之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多質言不爲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王嘉爲丞相剛直嚴毅有威重哀帝甚敬之

後漢趙憙爲衛尉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

牟融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晉魏舒以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

後魏于維拔文成時爲侍中尚書令在朝祗肅百寮憚之

北齊斛律金爲左丞相文宣晚年敗德嘗持鞭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唐李靖爲尚書右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

裴垍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雖年少驟居相位而性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宿輩造請不敢干以私

韋處厚爲相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待公吏徑確嶷然不可迫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寮請事畏懼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

桑張文蔚爲相沉毅重厚有大臣之風